

【武装冲突法】

# 2008年武装冲突法事件述评

王海平, 赵 亮

(西安政治学院 1. 军法系; 2 研究生管理大队, 陕西 西安 710068)

中图分类号: DF9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5815 (2009) 01—0066—05

## 一、难以化解的武装冲突

冷战的结束并没有使整个欧洲大陆得到解冻。旨在争夺各种重要战略资源的局部冲突爆发日益频繁和残酷。这些冲突并不是通过和平协议得到解决, 而只是被“冷冻”起来。当今的欧洲就包含着许多这样“冷冻的冲突”。2008年8月, 俄罗斯和格鲁吉亚之间爆发的武装冲突, 是俄自1979年入侵阿富汗后, 第一次越过国土的大规模军事入侵, 是独联体国家爆发的首场军事冲突。然而, 俄罗斯的行动并不是对南奥塞梯的反应, 实际上是对北约东扩的反对, 对科索沃独立的反对, 对在欧洲建立导弹防御系统的反对。

可最终深受影响的是谁呢? 在冲突地区, 城镇和村庄受到袭击、大量基础设施遭到摧毁、经济遭遇重创、平民居民被迫转移离开家园、无数百姓被杀戮。在冲突双方无休止而徒劳的相互指责中, 我们可以找到答案: 格请求国际法院采取紧急措施, 阻止俄在南和阿这两个主张分裂的地区开展种族清洗行动, 而俄要求建立南国际法庭, 将下达夜间摧毁茨欣瓦利命令的人送上法庭; 格指控俄违反了《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 而俄称格正在对南奥塞梯居民实行种族灭绝; 格指责俄大肆杀戮平民, 而俄称格军因致使俄维和部队人员和平民大量死亡犯了反人类罪。

由于法律问题已经被国际地缘政治纷争所淹没, 究竟谁是谁非, 很难得出具体结论。然而, 有一点是肯定的, 最终的受害者只能是格鲁吉亚和南奥塞梯人民, 那里正发生着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和难民危机。正如一句斯瓦西里格言说的那样, 大象打架时, 遭殃的是小草。

然而, 就在这动荡的一年即将过去, 人们正满怀渴望地步入新年时, 巴以之间的剧烈冲突却让世界再一次陷入

惊骇。除却理不清的政治纷争, 冲突中的一些行为严重违反了武装冲突法的一个重要原则——区分原则。

早在1938年, 国际联盟大会就指出, “故意轰炸平民居民是非法的”。1977年《第一附加议定书》也规定, 冲突各方“应在平民居民和战斗员之间和在民用物体和军事目标之间加以区分”, 因此, 攻击应仅限于军事目标, 并且禁止“不以特定军事目标为对象的攻击”。可是本次冲突中, 大量的平民被蓄意攻击, 甚至未作为军事目标的学校、清真寺、电视台等民用物体也遭到了不分皂白的攻击。

在1969年的“卡西姆案”(Kasem case)中, 以色列拉马拉军事法院认为, 平民应免于遭受直接攻击是国际人道法的基本规则之一。而且其军事手册也规定, 必须对平民和战斗员加以区分, 并禁止对平民进行攻击。最为重要的是, 在“核武器案”(Nuclear Weapons case)中, 国际法院认为, 区分原则是国际人道法的“首要原则”, 同时也是“不容逾越的习惯国际法原则”之一<sup>[1] (P7)</sup>。而冲突双方之间武器技术的不对称也妨碍了区分, 因为 Hamas 使用的火箭没有制导系统, 无法对其意欲打击的目标进行准确定位。

为什么平民在没有直接或间接参加敌对行动的情况下, 也避免不了伤亡的风险呢? 因为第一, 军事目标没有完全设置在远离平民聚集的地方; 第二, 为了得到掩护而免遭攻击, 军事目标可能被设置在与平民和民用物体临近的地方; 第三, 平民可能不可避免地出现在军事目标里。

每次战争都给人们带来了不可估量的苦难。最终的输家也只能是整个国际社会, 因为上个世纪发生过两次世界大战和一次冷战, “人们希望21世纪和平安宁, 而这种希望正在新的冷战言论和现实面前迅速破灭”。<sup>[2]</sup>是的, 传统的战争没有“回来”, 因为它从未离去。

收稿日期: 2008—12—26

作者简介: 王海平, 西安政治学院军事法学系副教授; 赵亮, 西安政治学院军事法学专业2007级硕士研究生。

## 二、国际“反恐”形势不容乐观

美国主导的“全球反恐战争”现在已经快进入第八个年头了，比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持续时间还要漫长。恐怖袭击在世界的许多地方仍持续不断，可人们对恐怖主义威胁逐渐消退的自满情绪似乎表明了某种胜利已初现端倪：伊拉克的状况正在改善；<sup>①</sup>“基地”组织再没有大规模的袭击，而且可能已在阿富汗被铲除；恐怖分子没有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迹象；绝大多数恐怖事件一直局限于以往的冲突地区，如以色列、巴勒斯坦、伊拉克及阿富汗，最近还有巴基斯坦<sup>②</sup>。

然而一场针对孟买的恐怖袭击粉碎了世界的自鸣得意。这是继“9·11”后最大规模的自杀性恐怖袭击，是恐怖组织对以美国为首的反恐联盟的重大挑战，是“全球反恐战争”一个新的危险前线。它不仅对印度，而且对整个国际社会都产生了骇人的影响，它令整个世界再次感受到恐怖分子肆虐施暴的残忍与血腥。

过去几年来，印度也多次成为恐怖分子袭击的目标，但孟买事件的严重性、破坏强度和运作方式却截然不同。首先，这次袭击迅速且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并选择外国人为攻击目标，从而获得了世界范围的关注，并使全球突现出恐惧和焦虑情绪；第二，由统一指挥控制机构策划、部署、协调并实施这次袭击行动；第三，恐怖分子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第四，恐怖袭击越来越注重产生的经济影响。

每一次恐怖袭击过后，除对比“差异”外，人们还“乐于”猜测“是谁所为”，而查明恐怖活动的原因并进行事先预防更为重要。第一，这次事件突现了印度国内深层的宗教、民族和阶级矛盾。第二，印度对恐怖事件的反应大都是推诿和指责，<sup>③</sup>而不是寻求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第三，印度政府缺少一个有效的反恐指挥控制体系和情报机制。

面对不断升级的恐怖主义行径，整个国际社会的“反恐”形势也极不乐观，法律方面具有诸多挑战。首先，人们过多关注的是界定恐怖行为的性质，人员地位和法律适用等问题，甚至是恐怖行为违反了什么法律。但摆在面前的最大挑战是，恐怖组织从来就没有承诺要遵守法律，相

反还拒绝遵守，每次行动都是对法律的极大破坏。如果一方绝对不能或不愿遵守法律的基本原则，我们罗列的法律依据可能会缺乏实施的先决条件，就不会产生强制的遵守效果。打击恐怖主义的一方可能会援引日内瓦公约所禁止的“相互原则”<sup>④</sup>，来逃避国际法中所规定的义务。因为如果不受法律约束，自己会获得更大的利益，这样自然会导致恐怖对抗活动范围的扩大，最终陷入践踏法律的恶性循环。所以，在打击恐怖活动的过程中，一方面必须与其进行坚决斗争，并将恐怖分子交付审判，以遵守和实施法律的相关规定。另一方面，在“反恐”行动中尊重并履行法律义务，“将会对根除恐怖活动作出积极的贡献”。<sup>[3] (P417)</sup>

## 三、越境打击式“自卫”受到质疑

在“反恐战争”中，有的国家开始采取一种新的形式，即所谓的“域外自救行动”。“它由一个国家在另一个国家的领土上、在未经后者同意的情况下而采取针对涉嫌犯罪的个人或者群体实施的强制法律行为”，<sup>[4] (P364)</sup>甚至是以消除其所认为的“恐怖活动”为目的，决定在他国领土上使用本国武装部队的军事行动。

这些年来，越境打击已经涉及不止一两个国家。2001年美国对阿富汗实施“反恐战争”以来，2006年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真主党实施了大规模报复行动，2007年和2008年，土耳其先后对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人工人党武装力量实施了越境打击，2008年12月底，以色列又对加沙地带的哈马斯武装力量实施了大规模打击。

上述行动都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实施军事打击的一方使用武力是否合法，有没有相应的国际法或国内法依据。因为依据《联合国宪章》的相关规定，原则上各会员国应该是和平解决一切争端，禁止在国际关系上使用威胁或武力，即使反恐，也应该是在《联合国宪章》或者联合国集体安全体制的框架下进行，不得违反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和规则。二是是否属于对别国主权、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之侵犯，是否构成了侵略。尽管采取行动的一方经常声称，该行动针对的并非主权国家本身，而是隐藏在该国境内的“恐怖主义组织”，即某个“非国家行为体”（non-state actor），但是，若在事先未进行任何外交磋商并征得当事国同

<sup>①</sup>美国同伊拉克签署的撤军协定并不是一个胜利，只是由“拙劣的战争引起的一系列悲惨灾祸的最后耻辱”。美国同意离开只是因为其最初的意图已经受到全面的阻挠且别无选择。

<sup>②</sup>巴基斯坦的万豪酒店也遭到了“毁灭性”的恐怖袭击，被称为“巴基斯坦的9·11”。巴政府频频发动的军事行动，招致极端势力的仇恨，是最近巴恐怖袭击多发且手段升级的一个重要原因。

<sup>③</sup>现在，印巴双方关系紧张，如果双方交火，两个敌对近邻之间缓慢和解的关系将会恢复到深深的冰冻期。

<sup>④</sup>当然，“相互原则”也有其积极一面，即如果一方遵守规则，另一方也会同样遵守。这就会抑制报复行为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使用。

意的情况下，该越境打击行动仍有可能构成“侵略”，甚至有被滥用之嫌。

采取不正确的反恐形式，受到伤害的首先就会是无辜者，而且会“越反越恐”。在制止恐怖活动的反恐武装部队中已经出现了一种违反法律基本限制性规定的倾向。可能正是由于政府或武装干涉的暴行，才导致了恐怖对抗活动范围的扩大。向政府或军队施加压力，以改变其反恐的方式，使之更加符合法律的要求，将是一项艰巨的任务。<sup>[5] (P66)</sup>

#### 四、打击索马里海盗形成共识

12月26日，我国派出的海军启程开赴索马里，并将在亚丁湾和“非洲之角”的大片海域执行巡逻、监视和护航等保护国际航行安全的任务。这将是五十年来中国海军第一次在国际海域执行此类任务。

索马里海盗日渐猖獗，而各国有合作制止海盗行为的义务<sup>①</sup>：“所有国家应尽最大可能进行合作，以制止在公海上或在任何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任何其他地方的海盗行为”。联合国安理会最近通过的第1851号决议规定，联合国成员国在征得索马里过渡政府的同意下，可以进入索马里境内“采取一切必要手段”，制止利用索马里领土策划及其在附近海域实施海盗行动，并授权各国使用海陆空力量打击索马里海盗。

国际法上的海盗行为是一种“国际罪行”，是指“一艘私有船舶在公海上以劫夺的意图对于另一艘船舶所作的任何未经授权的暴力行为”。海盗被认为是一切国家的敌人，他可以被“落入其管辖权的任何国家”加以惩处。但是，要区分另外两种情况：一是国际法上的海盗行为应与个别国家的国内法可能认为是海盗行为的某些行为区别开来，后者“不是普遍承认的，所以不是一切国家可以惩罚的”。也就是说，在本国领水内，各国可以只把某些暴力作为海盗行为而予以惩罚，或把其自己的国民当海盗予以惩罚。二是调整海盗行为的法律不应适用于公海上的恐怖主义行为<sup>②</sup>，而应适用1988年《制止危害海上航行安全的非法行为的罗马公约》。该公约中的罪行不是普遍的，而只是违反公约或其缔约国的罪行。<sup>[6] (P174 80-82)</sup>

①格劳秀斯说：“如果君主和国家未能运用其权力范围内的一切恰当手段来镇压海上掠夺和劫掠，那么，君主或国家就应对他们的疏忽负责”。

②索马里海盗之猖獗甚至带有恐怖主义性质，是一种严重的海上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海盗早已是全球共同的呼声，但在法律适用方面上要谨慎、准确。

③当然，这并不妨碍原来被海盗船舶企图掠夺的船舶起而自卫，将该海盗船舶逮捕，并于以后将该海盗船舶交给政府当局。

④实际上，印度是美国一个潜在的同盟，其邻居巴基斯坦和中国是美国影响整个亚洲的竞争者。美国早就想将印度拴在不扩散制度的框架内。同时，印度也将是美国核工业的一个利润丰厚的市场。

同时，打击海盗还存在许多问题。第一，各国携带的高端武器对海盗发起的攻击是否会不相称？是否可能对人员和环境造成严重的附带伤害和损害？第二，各国情报机构对海盗行动的各种情报信息并不完备，而且军事打击很难区分海盗与平民。第三，扣押只能由军舰、军用飞机或其他经授权扣押的为政府服务的船舶或飞机进行，但被劫掠的船舶可以在多大程度上予以反抗？<sup>③</sup>第四，对海盗进行军事打击还可能加剧索马里境内的冲突。

而解决的关键仍是各方的密切合作。在和平时期，大国军队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应对国际化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参加具有全球共同利益的国际军事行动。海盗猖獗对各国来说都是隐患，各参与国应在遵守国际法律规范、共享情报资源、避免激化矛盾等方面有所作为。

#### 五、被弱化的核不扩散机制

核扩散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垂直扩散，即有核国家增加核武器的种类和数量；一是水平扩散，即出现了新的有核国家。目前的核扩散主要是后一种形式。

各国有权和平利用核能，并为此开展国际合作。同时，有关合作应有助于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完整性和有效性。可是，“如果一国决定不签署一项重要条约或者无视一项它已签署的条约，那么它就更有可能因其顽固的个体主义被谴责为无赖，而并非受到钦佩”。<sup>[7] (P638)</sup>

近年来，美国的做法“不仅最终可能将核武器送上战场，而且将破坏世界为削减核武器所进行的军控努力，并可能引起大国的核军备竞赛，同时为各种核问题的和平解决蒙上阴影”。<sup>[8]</sup>而当前与印度这个已经进行了核试验，并且从未签署《核不扩散条约》国家达成的协议，加剧了这一挑战。如果印度能够从国外购得用于其民用核反应堆的燃料，那它就能将其在国内制造的材料用于核武器。这就进一步削弱了以核不扩散机制为代表的全球约束条约。美国不惜在印度核问题上采取明显的双重标准，在事涉美国及国际社会历经数十载建立起来的国际核不扩散机制上作出重大让步，反映了美国对其在亚洲的巨大战略利益的考虑。<sup>④</sup>

实际上，问题的症结在于核不扩散条约的全面弱化。

该条约的意图是将掌握核武器的国家限制在 5 个常任理事国之内。可是某些有核国家并没有在朝鲜阻止实际的扩散，没有在伊朗阻止潜在的扩散。<sup>①</sup> 它们或许已经明白，如果不率先垂范的话，那么当开始阻止进一步的核扩散时，就很难得到许多无核国家的支持了。而美国却把判断哪些国家可以发展核项目、哪些国家这样做是无赖国家的裁定权授予了自己，这样做会让无赖国家和恐怖组织更容易获得核武器，最终只会削弱核不扩散制度。

## 六、尚未走完的奥斯陆之路

军备控制是一个崇高却难以达到的目标。对像集束弹药这样具有军事效用但危及了无辜平民的武器系统来说尤为如此。它的危害始于 65 年前，当时英国格里姆斯比港首次受到了集束弹药的攻击，之后延伸到东南亚、阿富汗、格鲁吉亚、伊拉克、科威特和黎巴嫩等国，这些国家的平民面临着集束弹药造成的悲惨后果。

奥斯陆之路就起始于禁止集束弹药并免除这些苦难的美好愿望。人们开始逐渐认识到，对常规武器的禁止更应引起重视，因为它比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构成了更为直接的威胁。因此，2008 年 5 月在都柏林开始谈判，并最终于 12 月在奥斯陆得到签署的《禁止集束弹药公约》，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制定该公约的国家和非政府组织跳出了通常的外交框架，在集束弹药的主要生产国和使用国没有参与的情况下，推进了这项人道公约。由于大量使用、拥有、制造集束弹药的关键国家并未签署且仍然反对，该公约实际能产生多大的效果还是未知数。

可喜的是，有 94 个国家签署了这一公约，证明人们并没有忽略受难者和受影响国家的苦难。然而这条道路却是艰辛的，在最初的谈判中遇到了不少障碍：首先，主要生产和使用集束弹药的国家都不是都柏林会谈的一员，这是十分尴尬的。其次，在谈判中争论的焦点就是到底集束弹药是什么，以及各国是否应获得一个过渡期，以有更多的时间来销毁库存、发展替代武器。第三，世界上 76 个国家拥有集束弹药武器库，而且“人权观察”认为，留存在战场上未爆的子炸弹达到了十亿枚。这是一个既危险、难处理，又耗资、费时的事。最后，该条约是否应允许已经签署了的国家继续同那些没有签署的国家进行军事合作。

这些问题都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回应或解决。比如，正如上述最后一点指出，美国不会签署该公约，但它能使用吗？因为美国的许多同盟国都已经签署了该公约，已经承诺

不“帮助”其他国家使用集束弹药，并保证以其“最大努力阻止”其使用。但是如果美国与其盟友进行联合行动时，指挥官会因这种武器的合法性而出现分歧吗？欧洲这些国家会对美国使用集束弹药置之不理吗？美国会屈服于其盟友而选择一种替代武器吗？比较灵活的是，该条约允许签署国同非签署国一同实施军事行动。法律上是这样的，那政治上呢？目前，使用集束弹药的经济和政治成本已经大大提高了，今后美国使用集束弹药恐怕将是比较困难的。

其实，奥斯陆之路的重点并不在奥斯陆。只有当集束弹药的使用全面停止，储备完全销毁，受污染区域彻底清理，受害者获得援助并重建生活时，这条路才算真正走完。集束弹药公约的产生源于受害者和受影响国家的悲惨境遇。因此，其最终目标也必须回归本源：各缔约国和其他国家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来批准公约、通过国内立法，以及调整军事规则和实践。

## 七、国际司法机构遭遇尴尬

国际刑事法院的检察官要起诉苏丹总统，称苏丹“整个国家机器”应对达尔富尔地区出现的大规模强奸和掠夺等行为负责；认为苏丹部队和阿拉伯民兵组织的为所欲为，不是部族间的冲突，不是附带伤害，而是针对手无寸铁的平民实施的犯罪行为。

对苏丹总统的控告有助于还是会阻碍达尔富尔的和平前景？如果放弃对其控告，而希望与联合国和其他维和人员合作，那么就会削弱法院的可信性，将继续怂恿其他凶残的专制者。如果坚持对其控告，它将导致更多的暴力和流血冲突，阻碍达尔富尔地区的和平进程。

国际刑事法院对国家的刑事管辖权起的只是补充作用，只有在一国“不愿或不能”的情况下才会受理案件。法院也会在中途放弃起诉，但也只有在其法官确信国内法庭的审判同国际刑事法院一样严格和公正才行。但是，绝不能因为一个国家没有能力或不愿追究而让犯有国际法严重罪行的人逃脱惩罚。那么苏丹总统会在国内被审判吗？其实，迫于国际压力，这种情况也是有可能的。因为如果其领导人遭到起诉和逮捕，并在国际上受到审判，那么对苏丹政局的稳定会构成极大的负面影响。所以，利用“一罪不二审”原则，苏丹将其领导人在国内“象征性”地审判，就会“绕过”国际刑事法院，并且在舆论中占据主动。看来，国家为了维护其自身利益和国际影响，会继续让国际司法

---

<sup>①</sup>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德国，在制裁伊朗核问题上达成一致。但这是份毫无约束力和建设性的决议，并没有对伊朗进行新的制裁，只是敦促伊朗“全面、毫不拖延遵守”此前通过的决议，停止铀浓缩活动。这将无助于解决争端和建立相互信任。

机构遭遇这种被“利用”和被“绕过”的尴尬。

国际司法机构遭遇的另一个尴尬是对波黑塞族前领导人卡拉季奇的审判。卡拉季奇在前南刑庭出庭时表示,他认为法庭不能真正对其进行公正审判,因此拒绝就是否认罪作出答复,他说,“我相信,这个法庭虽然自称是代表国际社会的法庭,但实际上是北约的法庭,其目的是杀害我。因此我很难解释我的立场……我是被绑架的,他们是要清算我的”。<sup>[9]</sup>

结果,这些国际司法机构都成了“某些人”的司法机构,成了被利用的司法机构,成了不被理喻的司法机构,成了政治家的做秀舞台。国际司法机构易受政治干涉,而且没有足够的能力依据国际法提供真正的公平审判。这些机制能否成功,最终还得依赖各国是否愿意支持它们,这是十分遗憾的,也正是法理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尴尬处境。

#### 八、空战和导弹战规则的起草继续前行

由美国哈佛大学“人道政策与冲突研究”项目负责起草的《空战和导弹战国际人道法手册》形成了第三个版本即2008年1月草案及评注,并着手与美国、中国、法国、比利时、俄罗斯、英国等国家的作战、武器和法律专家进行“双边/地区磋商”,以增强“手册”的现实性和适用性。

但在磋商中,专家们发现“手册”草案存在不少问题:首先手册的定位问题没有解决好。有关“作战行动”与“人道保护”的规则比例失调,总体上偏重于军事需要和军事便利,因而“手册”草案更像是一部“野战条令”,而不像是以限制作战手段和方法、规范人道保护为目的的“人道法手册”。其次,原则性问题解决得不明晰。一是条约与习惯规则之间的关系没有理清,各国是优先遵守新的“手册”,还是继续奉行已经批准加入的条约?二是创新与重述之间的关系处置得不够明确。其实,对于起草“手册”而言,创新应尽量少些,要以确保准确性和稳妥性为前提,否则就是对国际人道法原则和规则的破坏和颠覆。再次,立法技术问题遗漏较多。一是一些重要概念欠准确或发生了变化。比如导弹的分类不够准确,“文化财产”、“辅助飞机”的定义发生了变化;二是援引文件过于单一,权威性不够。“手册”应尽量体现和反映国际社会的共识和一致意见,应以各国共同批准加入的多边国际条约包括国际组织的文件为主,而不能仅仅局限于某个文件、某个地区甚至某个国家的认识成果。最后,一些关键性问题仍在讨论中。比如关于“平民直接/实际参加敌对行动”的定义;“手册”是否适用于非国际武装冲突,是否关涉外层空间的军事活动等。<sup>[9] (P94-99)</sup>

#### 参考文献:

- [1] 让-马里·亨克茨,路易斯·多斯瓦尔德-贝克主编,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编译,习惯国际人道法:规则[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
- [2] “南奥塞梯冲突将引爆‘新冷战’?”[N].参考消息,2008-08-16(3).
- [3] 朱文奇.国际人道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 [4] 汉斯·彼得·盖瑟尔,“恐怖行为,‘恐怖主义’和国际人道法”[A].朱文奇主编,国际人道法文选(2001-2002)[C].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 [5] 詹宁斯,瓦茨修订,王铁崖等译.奥本海国际法(第九版)第一卷:第二分册[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
- [6] 史蒂文·R·拉特纳,国际法:对全球规范的考验[A].罗伯特·J·阿特,罗伯特·杰维斯编,时殷弘,吴征宇译,国际政治:基本概念和当代问题(第七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 [7] 盖茨呼吁美加强核威慑[N].环球时报,2008-10-30(16).
- [8] 集束弹药公约: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对签署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协议表示欢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雅布·克伦贝格尔在奥斯陆召开的《禁止集束弹药公约》签署大会上的发言[N/OL].<http://www.icrc.org/WEB/CHI/sitechi.nsf/htmlall/statement-cluster-munitions-031208>
- [9] 卡拉季奇质疑前南刑庭合法性[N].光明日报,2008-08-31(8).
- [10] 王海平.2008年《空战和导弹战国际人道法手册》草案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J].西安政治学院学报,2008(2).

[责任编辑:司利芳]